

PARTICULARLY CATS

Doris Lessing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彭倩文译

〔英〕多丽丝·莱辛著

特别的猫

*Particularly Cats
Doris Lessing*

特别的猫

[英]多丽丝·莱辛 著

彭倩文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原书名: On Cats

作者: Doris Lessing

Copyright © Doris Less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, Ltd.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08-1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别的猫/(英)莱辛(Lessing, D.)著;彭倩文

译.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8.3

ISBN 978-7-5339-2588-8

I.特... II.①莱... ②彭... III.中篇小说

英国—现代
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19612号

特别的猫

作者: (英)多丽丝·莱辛

译者: 彭倩文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印刷: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: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9×1194毫米 1/32

印张: 9.5

字数: 13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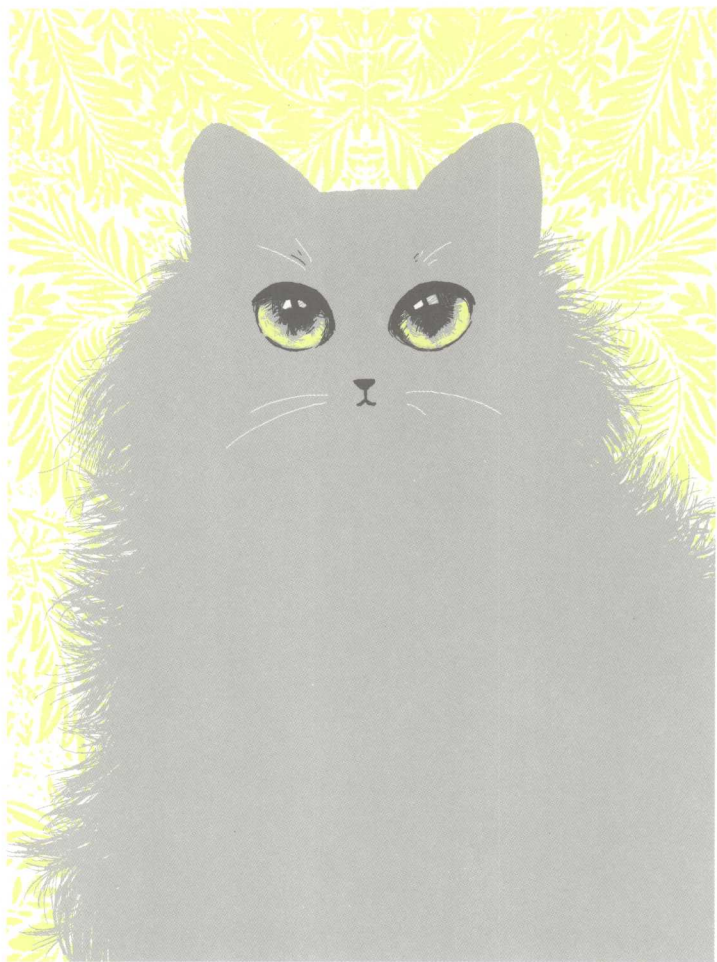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2588-8

定价: **28.00元**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特别的猫 |
| 205 | 幸存者鲁夫斯 |
| 219 | 大帅猫的晚年 |
| 219 | 莱辛与猫 |
| 291 |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|

特别的猫



第 一 章

我家矗立在一座山丘上，在我看来，那些在灌木丛上空御风翱翔的鹰隼猛禽，高度通常与视线平行，有时甚至更低一些。你可以低头俯瞰那些展开时大约六英尺宽的褐色或黑色羽翼，微微倾斜地绕过一个转角，在阳光下散发出炫亮的光辉。你若是待在下方的田野中，就可以躲在树叶青草筑成的翠绿屏障下，躺在犁沟中，最好是选转弯处特别深陷的地方，动也不动地窝在里面。在周遭红褐色土壤的衬托下，你的双腿除了晒黑的部位之外，会显得格外苍白碍眼，所以你最好是在腿上撒点儿泥土，或索性把腿埋进土里去。十来只鸟儿在上方数百英尺高空中往来盘旋，密切注意田

野中是否有老鼠、家禽或是鼯鼠的踪迹。这时你可以随意选取一只鸟儿，或许就是你头顶正上方这一只，而你会在恍然间感到，在那一瞬间，你似乎与鸟儿视线相接：冷漠瞪视的鸟眼直勾勾地望进人类冷静好奇的双眸。你可以看到，在空中那两张巨大的羽翼中间，那如子弹般的梭形鸟身下方，两只尖爪早已蓄势待发。大约过了半分钟，或是二十分钟之后，那只鸟儿就会陡然下降，扑向它所选定的小动物，等猎物一到手，鸟儿就会再度升空，好整以暇地鼓动巨翼扬长而去，只留下一阵艳红的烟尘和一股刺鼻的恶臭。于是天空又恢复原先的样貌：一大片凌空高耸的宁静澄蓝空间，零星散落着一群群迎风回旋的猛禽。但若是在山顶上，那些在空中巡行的鹰隼，随时都会轻松利落地突然向下俯冲，扑向它所选定的猎物——我们家的某只鸡。它们有时甚至会沿着某条上坡路飞越灌木丛，一路上还小心翼翼地调整姿势，免得让宽阔的羽翼碰触到悬垂的枝桠：莫非这些鸟儿懒得花力气从高空陡降到地面，宁可违反它们的加速天性，挑一条好走的空中林荫大道，轻轻松松地穿越树林？

我们家的鸡群就像是一个永不匮乏的鲜肉补给站，为方圆数英里内的所有老鹰、猫头鹰和野猫供应源源不绝的货源，至少在它们敌人眼中看来确是如此。这些家禽自日出到日落，一直都在毫无屏障的山顶自由活动，它们那闪闪发亮的黑、褐、白各色羽毛，持续不断的“咕咕”、“喔喔”啼叫，以及脚爪刨抓地面与仓皇奔走聒噪声响，全都为掠夺者标示出清楚的记号。

在非洲的农庄，大家习惯把煤油灯和汽油罐的盖顶除掉，在里面放些发亮的金属块，用来反射阳光，据说这么做可以把鸟吓走。但我曾经看见过，有只鹰大喇喇地从树上飞下来，完全无视周遭一大群黑人白人和猫猫狗狗，把一只正在打瞌睡的胖母鸡从它的蛋窝里抓走。另外还有一次，当我们正在屋外享用茶点的时候，总共有六个人亲眼目睹，有只鹰突然从空中扑下来，攫走了一只躲在灌木下的半大小猫。你若是在漫长炎热的静谧正午，忽然听到一阵“吱吱喔喔”叫或是“噗噗”拍翅声，这就只有两种可能性，不是有母鸡被公鸡踩了一脚，就是又有只家禽被老鹰抓走啦。不过呢，

反正我们家里的鸡多的是。再说，猛禽实在是太多了，拿枪扫射根本毫无用处。不论在任何时段，你只要站在山丘上，随便抬头一望，铁定可以在方圆半英里内，找到一头在空中翱翔的猛禽。你可以看到，在它下方大约一两百英尺的地方，有个细小的黑影正迅速掠过树梢，越过田野。我坐在树下休息时曾经亲眼看到，地上那些小动物，只要一发现高空巨大鸟翼所投下的不祥阴影，不偏不倚地落到它们身上，或是暂时掩盖住树丛与草地上的阳光，它们不是立刻吓得呆立不动，就是赶紧找地方躲藏。这些猛禽从不单独现身，通常都是有两只、三只，或是四只，成群结队地在空中盘旋。你或许想不通，它们干吗非得待在同样的地方不可？说穿了其实很简单！它们事实上全都是驾着同一道气流涡旋，各自在不同的高度临风飞翔。在距离它们不远处，还可以看到另一组鹰群。再凝神细看——天空到处都是一个个的小黑点，若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它们就会幻化成无数的小光点，就像是在窗外光束中随风翻飞的尘埃。在这片连绵数英里的蔚蓝晴空中，究竟有多少鹰隼在风中盘旋？几百只

吗？而每一只猛禽都能立刻从空中扑下来攫走我们的鸡。

因此，我们通常不会花时间去射杀老鹰，只有在盛怒时才会忍不住动手。我记得，当那只尚未完全长成的猫咪，在鹰爪下“喵喵”惨叫，迅速消失在天空中时，我母亲气急败坏地朝空中开了一枪。那自然是一点儿用也没有。

若说白天是属于鹰群的猎场，那么黎明和黄昏则是猫头鹰的天下。太阳一下山，我们就会把鸡群赶进养鸡场过夜，但这时猫头鹰早已虎视眈眈地坐在树上伺机而动。而且，猫头鹰只要再稍稍晚睡一会儿，说不定就可以在清晨曙光初现、养鸡场再度敞开心下手捕一只肥鸡大快朵颐。鹰群总是在阳光中行动；猫头鹰安于迷蒙的微光，但夜晚却是野猫横行的王国。

这时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鸟类可以在绵延数千英里的无垠天空中自由翱翔。但猫大多都拥有一个巢穴，一名配偶，一窝小猫——至少总会有个猫窝。我们只要一发现野猫跑到我们家的山丘栖息，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格杀。野猫在夜晚偷偷潜进养鸡场，他们神通广大，总有办法在墙上或

是铁丝网上，找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缝隙钻进来。野猫跟我们的猫咪交配，引诱这些爱好和平的家猫离家出走，到灌木丛中风餐露宿。而打死我们也不敢相信，我们家这些过惯好日子的宝贝猫咪，竟然能够适应这种朝不保夕的野外生活。野猫的出现，对我们家这些娇养小兽的处境，提出了相当有力的质疑。

有一天，一名在我们家厨房工作的黑人表示，他在半山腰的树枝上看到了一只野猫。当时我的兄弟们都不在家，于是我当仁不让，连忙抓起点二二来复枪，赶过去猎杀野猫。那时是正午时分，猫通常不会在这种时候外出活动。我看到那只野猫趴在一株尚未长成的小树枝桠上，龇牙咧嘴地朝我“呜呜”低吼。她的绿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。野猫大多都长得不怎么好看。他们的皮毛看起来黄褐褐丑兮兮的，而且十分黯淡粗糙。更糟的是，他们还臭得要命。这只野猫显然刚偷了一只鸡吃，而她行凶的时间，距离此刻绝不会超过十二个钟头。树下的土地上散落着一堆白色的羽毛和一些已经开始发臭的肉屑。我们最讨厌野猫了，他们总是对我们

露出利爪，“嘶嘶”怒吼，把我们当做仇人似的。我朝她开了一枪。她“噗通”一声，从树枝上摔下来，跌落到我脚边。她躺在飞舞的羽毛堆中，微微挣扎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完全静止不动了。平常我都是立刻抓起那又脏又臭的猫尾巴，把尸体拎起来，扔到附近一个废弃的井里。但这只野猫却让我感到有些地方不太对劲。我弯下腰来，仔细打量她。她的头形不太像野猫，她的毛虽然相当粗糙，但跟真正的野猫比起来，还是太柔软了些。我必须承认，她并不是野猫，而是我们家的猫咪。我们赫然发现，这具丑陋的尸体，竟然就是我们家的宝贝米妮，一只在两年前忽然失去踪影的迷人宠物——那时我们还以为她是被老鹰或是猫头鹰抓走了呢。米妮有一半波斯猫的血统，是一只毛茸茸、软绵绵，让你打心底疼爱的小动物。但这确实是她，一名偷鸡贼。我们在我开枪射杀她的那棵树附近，找到了一窝小野猫。但他们性子太野了，明显把人类视为他们的天敌：我们手臂和双腿上的咬伤和抓痕就是明证。所以我们只好动手除掉他们。或者该说是，我母亲负责找人把他们处理掉。由于某些我直到许久

以后才开始加以深思的家庭律法，使得这类讨厌的工作总是毫不例外地落到她的头上。

我得向你们解释一下我们当时的处境：家里总是有一大堆猫。而距离我们最近的兽医，也远在七十英里外的索尔兹伯里^①。我记得当时根本就没人替猫做“去势”手术，而替母猫做结扎，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哩。家里养猫，就表示一定会生小猫，而且数量奇多，次数又频繁得要命。所以说，总得有人动手除掉这些多余的小猫吧。也许是某个在家里或厨房工作的非洲人下的手。我还记得，那时我常常听到他们说 bulala yena（杀了它！）！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农庄中，所有受伤和体弱多病的动物家禽，全都会得到同样的宣判：bulala yena。

不过，家里的猎枪和左轮枪，却是我母亲专用的武器。

比方说，蛇就是由她全权负责处理。我们向来就非常讨厌蛇。坦白说，我们根本就等于是跟蛇住在一块儿嘛，这听

^① 索尔兹伯里 (Salisbury)，津巴布韦首都（原名罗得西亚）。

起来相当吓人，事实上也真的挺可怕的。但话说回来，我虽然怕蛇，但我真正最怕的还是蜘蛛——那些巨大无比、种类繁多，数量多得数不清的蜘蛛，让我的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我们常看到的蛇有眼镜蛇、黑色曼巴蛇^①、鼓身蛇^②、夜宽蛇^③。另外还有一种特别讨厌的蛇，叫做非洲树蛇^④，它们老爱缠绕在树枝或走廊柱等远离地面的地方，而谁要是胆敢打扰到它们，它们就会一股脑地把毒液喷到这家伙脸上。它们通常都是待在跟人类视线平行的地方，所以常常有人眼睛被它们毒瞎。但在我与蛇共住的二十年漫长岁月中，总共就只出过一次意外：有条非洲树蛇朝我兄弟的眼睛喷射毒液。幸好有个非洲人及时用灌木制成的草药进行抢救，才让他逃过失明的厄运。

不过，我倒是常听到有蛇出没的警讯。有蛇溜进厨房，

-
- ① 曼巴蛇，眼镜蛇科树眼镜蛇属，体形较大，剧毒，常主动攻击人。
 - ② 鼓身蛇，世上最大的毒蛇之一，剧毒。
 - ③ 夜宽蛇，宽蛇的一种，大多栖息在南非与撒哈拉沙漠，剧毒。
 - ④ 非洲树蛇，游蛇科唯一会危害人类的毒蛇。身体与眼部颜色变化多端，善于伪装。